

宋 祁 奉

教

撰

長孫无忌字輔機性通博涉書史始高祖兵度河進謁長春宮授渭北道
 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上黨縣公皇太子建成毒王
 病舉府危駭房玄齡請无忌曰禍隙已牙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
 周公所以總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无忌曰大王以舜何
 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為子孝為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并弗出得為孝
 乎徐廣弗下得為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益急乃遣无忌
 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无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
 達獨執房雲杜君集鄭仁恭李士彥討難平之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即位
 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无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
 常出入卧内進尚書右僕射突厥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
 顧新歡與不取為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
 便无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
 按甲存信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有言无忌權太盛者帝特表示无忌曰
 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更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普示群臣曰朕子幼

无已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間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无已亦
自懼貴且无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
遲恭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无已辭又因高
士廉口陳以元威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
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昭厚
以子女子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公等孰不曰然无已固讓
詔答曰黃帝得刀收為五帝先夏禹得各縣為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為五伯
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无已以免作威鳳賦
以賜且况其功帝欲功臣並世龍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明靈之
祐賢佐之力克翦多難清寓內蓋時也共資其力世安專其利朕所不取
刺史古諸侯名不同而監統一也无已等義貫休戚効挺夷險嘉庸懿績簡
在朕心其改錫士子用出及之制乃以无已為趙州刺史以趙為公國房玄
齡宋州刺史國於梁杜如晦贈密州刺史國於萊李靖濮州刺史國於衛高
士廉申州刺史國於申侯君集陳州刺史國於陳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孝
恭觀州刺史王同問尉遲恭德宣州刺史國於鄂李勣蘄州刺史國於英段
志玄金州刺史國於襄程知節普州刺史國於盧劉弘基卽州刺史國於夔

張昇潭州刺史國於鄧凡十有四人餘官食邑尚不在无已等辭曰群臣披
荆軻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遠遠左右而使出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
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為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為怨望朕亦安可彊
公士宇弘遂止後帝幸其第自家之姻婭勞賜皆有差矣之進位司徒太子
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群臣已罷獨留无已去齋勸言東宮事
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无已等驚爭抱
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无已曰謹奉詔異議者斬
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後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
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
无已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帝又欲立吳王恪无已
密爭止之帝征高麗詔攝侍中還辭師傳官聽聖太子太師遙領揚州
都督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直而攻朕得失无已
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
朕真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許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
難不易節所之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不行發言可意事朕二
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

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
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
補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元忌應對
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揔兵攻戰非所善也二十三年帝疾甚召
入卧内帝引手捫元忌頤元忌哭帝感寒氣得有所言翌日與遂良入受詔
觀遂良曰我有天下元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宮
皇太子悲慟元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即位因秘不發喪請還
宮太子即位是為高宗進元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三省固辭
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為后元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
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
元忌厲色折拒帝後召元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息昭儀有子必欲立之
者元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后
既立以元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元忌
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傳致反狀帝驚曰將妄人構間殆不其然敬宗具
言反跡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
往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天下奈何對曰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及安能

以備同惡自為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李宇文化及父宰相弟尚主而身掌
禁兵煬帝處之不疑然而起為戎首遂亡隋願陛下決之帝猶疑更詔審覈
明日敬宗言元忌及明其請逮捕帝泣曰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謂我
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入帝惜撓法令朝臣喪服就
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為失今元忌忘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
敗宗廟豈特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必
生變元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下莽司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
疑而不決帝終不贊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於黔州
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祕書監冲等於嶺外從弟渝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
馬後數月又詔司空勣中書令敬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
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即黔州暴訊無忌投縲卒冲免死殺族子祥流族弟
思于檀口大抵暮親皆謫徙初元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
求微之政有自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已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
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帝暗於聽變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三
亡國上元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初元忌自作墓昭陵塋中至是許

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无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
裔孫約為倚氏今

无忌從父敞字休明隋煬帝為晉皇敵以庫直從敗驪山王凌危逐鹿諫曰
大三百冒垂堂淫原獸可乎主遂止即位頗見識擢及幸江都留守禁衛高祖
入關率子弟謁新豐授將作少監出為杞州刺史貞觀初坐受賕免太宗以
后屬歲私給重償其費累至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謚曰良陪葬昭陵
從父弟操字元節父覽為周太司徒薛國公操有學術初高祖辟署相國府
金曹參軍未幾檢校虞州刺史從秦王征討常侍勞與聞秘謀徙陝州城中
無井又勤于役操為醜河留入城百姓利安以母喪解長老守闕頌遺愛服
除封樂壽縣男為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詔褒揚永徽初以岐州刺
史卒贈吏部尚書謚曰安葬給鼓吹至虞罷
子詮尚新城公主詮女兄為韓緩妻无忌得罪詮流雋州有司希自殺之詮
有甥趙持滿者工書善騎射力捕虎走逐馬而仁厚下士京師無貴賤夢慕
之為涼州長史嘗逐野馬射之矢洞于前邊人畏伏詮之賤許劼宗懼持滿
才能仇已追至言屬吏評持色不變曰身可殺辭不可枉吏代為占死獄中
无忌族叔順德

順德在隋為右勳衛征遼當行亡命太原素為高祖親厚太宗將起兵令與
劉弘基募士於外聲備賊至數萬人乃結隊按屯大將軍府建授統軍從平
霍邑臨汾絳郡有功與劉文静擊屈突通於潼關通將奔洛陽順德追桃
林執通以獻遂定陝縣以多進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討建成餘黨令千
二百戶賜宮女詔宿內省俄以受賕為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將降
位厚至矣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貪官問
乎因賜帛數十媿劫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
之帝曰使有取者得賜其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李孝常謀反坐
與交削籍為民歲餘帝閱功臣圖見其像憐之遣宇文士及視順德順德方
頽然醉遂召為澤州刺史復爵邑順德素少檢校放自如至是折節為政以
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螭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張長貴趙
士達口部史腹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尋坐累還第喪息女感疾甚帝薄
之謂為玄齋曰順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胡足卹未幾卒遣使弔之
贈刑州都督謚曰襄貞觀十三年封郡國公永徽中加贈開府儀同三司
諡曰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為薛舉通事舍人仁果平
授秦王府鎭曹參軍貞觀中由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

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曰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
爭獻然莫能質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十五年帝將有事太山至洛
陽星孛太微犯卽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位守而昔
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寤
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入君得觀之否對
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今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
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
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
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
書吾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群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
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為急帝以不功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
者唯太子諸王且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急雖長子守器而
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為我東宮者
保侍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為令帝
嘗怪舜造漆哭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遂良曰雕琢害力
農纂繡傷女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帝曰善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

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又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工時自子
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
倣秦法而皇年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
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劫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子臣
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豈堪
臨州然後敷遣昔東漢明帝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
以禮說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食和樂教皆為善良此明事
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發魏王泰問侍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
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
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
愛子投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
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
等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
公時有雉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依子曰得雉者王得雌者霸文公
遂雉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
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

太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為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延陀曩一俟斤耳因天兵北討湯平沙塞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內以為餘寇不可無酋長故爾書請薛立為可汗負抱之恩與天無極數遣使請婚於朝陛下既開許為御北門受獻食今一朝自為進退所惜少所失多虧信夷狄方生嫌恨殆不可以訓戎兵勵軍事也且龍沙以北部落牛毛口國數等之不能盡罪猶可比敗芮芮與突厥云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使為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也推陛下裁幸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為忿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詆其計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請壁言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旌雲輦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爾能擡高昌纓突厥陛下止歟蹤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虜士瓜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推陛下所使臣聞涉遠而左或水潦半地凍三尺帶方玄英海壤荒漫決非禹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湯平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曾納郿鼎太廟春秋譏

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更帝既平高昌歲調兵工人往屯遂良誦諍不可帝志取兩域實其言不用西突厥寇兩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後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為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无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母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坐事出為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兼太子賓客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交遂良入或謂无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它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若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

下此笏与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元忌曰
遂良等願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置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
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
承乾廢太子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僕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
入先帝留元忌之齋勸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元忌二人在陛
下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極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元忌請
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謚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螻餘齒乞陛下哀憐
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
元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
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為臨汝
尉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愛州二男一孫樹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
喪歸葬并賜卹云

遂良曾孫瑒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先天中突厥圍北廷詔
瑒持節監撻特諸將破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而氣貌疑挺不減在臺時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建言周律其屬三千
秦漢後約為五百依古則繁請崇寬簡以示惟新於是採開皇律官於時者

定之終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瑒少負節行博學曉吏事貞
觀中以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徵三年遷黃門侍郎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
史進侍中兼太子賓客王后之廢瑒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
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
匹婦尚知相擇况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
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貶州都督
明年瑒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
後竟委而鹿吏冊哉遭厚謗醜言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銳况被遷以來再
離寒暑其責塞矣願竟無辜以順眾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字矣
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邪瑒曰遂良社稷巨倉蠅點白傳致有罪昔微子既
去桀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
省察乎帝愈不聽瑒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奏瑒
以桂州授遂良桂州武地倚之謀不軌於是貶振州刺史踰年卒年五十四
長孫元巳死義府等復奏瑒與通謀遣使即殺之既至瑒已死發棺驗視乃
還迫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神龍初武后遺詔復官爵自瑒與遂
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為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

時人喜之謂為鳳鳴朝陽

齊濟州江都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大將軍字文化及難闔門死之濟幼得免轉側流離而篤志為文章善議論曉暢時務擢進士首觀中參通事舍人太子承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莫敢對濟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而以濟為之兼崇賢館直學士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脩國史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縣男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帝將以武氏為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妣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初武氏被寵帝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妃有常貞今別立號不可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謾言濟等忠鯁恐前經執奏輒懷反仄請加賞慰而實銜之帝示濟及瑗濟等益懼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為侯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侵稼地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時山東復丁歲剝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雇紛然頓

授故濟對及之二年兼詹事尋坐褚遂良事貶台州刺史父之從姪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被其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絀刑罔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甲而馳賊沒焉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輜還鄉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言城石仲覽家仲覽行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幸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

濟異母兄恒上元中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父本驍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父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謹見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邪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姓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為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廷辨由直勣甚禮之徙白水令有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琰姿醜魁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中書侍郎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處俊固爭事得寢章懷太子之廢盡赦官臣罪庶子薛元超等皆蹈舞義琰獨引咎涕泣搢紳義琰帝每顧問必歎功不回宅無生殺弟義琰進為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國相

且自愧尚營美字其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璉曰凡仕為丞尉且第舍兄位高安可偏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與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之府乃棄之義璉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北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義璉懼以笏乞骸骨遷銀青光祿大夫聽致仕乃歸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垂拱初起為懷州刺史自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

子巢幼寡後善騎射而不治細行義璉嘗拘之絕其交游後亡走關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顛韓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義璉從祖弟義璉

義璉擢進士第為監察御史自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群御史云曰義璉曰是人神情爽技可使推捕義璉往數日獲賊帝喜為加七階初義璉往高麗其主據榻召見義璉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詞屈為加禮又義璉再使亦坐刀口之義璉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累遷刑部侍郎為雍州長史時隣輔大饑詔貧人就食商鄧雲義璉恐流徙不還上疏固爭左遷黎州都督終岐州刺史子維為柏人今有仁政縣為立祠

二官儀字游韶陝州陝人父弘為隋江都宮副監大業末為陳稜所殺時儀幼左右匿免冒為沙門服優工文詞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九授弘文館直學一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藁宴私未嘗不預轉起居郎高宗即位為秘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為殿中侍御史以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嬰龍造拜鸚鵡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為清言儀之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以之謂為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廢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為庶人乃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為陳主時儀為證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芝女中宗時為昭容追贈儀為中書令秦州都督封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為治邪內委嬖陰外劫讒言以无忌之親遂良之忠

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天下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味鳴辰昨移
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維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支然瑗
濟義珍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遂江真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
其盛德可少些乎

列傳第三十

崔尚郭趙楊盧二劉李孫邢列傳第三十一 唐書一百六

宋 祁 奉 教 撰

杜正倫相州汲水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
第為世所重調武騎尉太宗素知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貞觀元年魏徵為
其才權兵部員外郎帝勞曰朕舉賢者非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我於宗姓
故人苟無能終不得任卿宜思有以稱吾舉者俄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
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于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在史陛下言
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賜綵段二百進累中書侍郎與章
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為設宴具刀品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
馴然領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禪闕失朕其慮危亡哉
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
賢館學士帝謂正倫吾兒幼未有就德我常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
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慎之勗之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偽無
不嘗及即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况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主
不可自驕今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諫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鄉其
以是曉太子冀裨益之濯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出入兩

宮典機密以辦治稱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鄉可審喻之教而不從其語我來故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太子即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陛下語怖之冀當反幸帝怒出為穀州刺史再貶交州都督太子廢坐受金帶流驪州久之授郢石二州刺史顯慶元年擢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兼度支尚書仍知政事遷中書令封襄陽縣公初正倫已通貴季義府官尚微義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郎李友益義府族也晚附正倫同據義府勢缺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交通固上有異計高宗惡之出正倫為橫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正倫卒于貶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閼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之屬文官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直論文章思恭歸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無子以兄子志靜為嗣從子求仁從孫咸皆顯名求仁有雅才永淳中授監察御史坐事為勦卒與徐敬業舉兵為興復府左長史死于難咸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賡柯反咸監軍出討賊得壘日固道荒漫師不能進咸乃息士示不欲戰陰伺之時旱暑風熾咸縱火譟而前賊賊怖相失自騰踐死擒

其前錄十之選侍御史出為汾州長史開元中為河北按察使坐用法深貶

崔知溫字禮仁許州陽陵人仕為左千牛稍遷靈州司馬境有渾斛薩萬帳數據齊民以辰其釋未習騎射以扞賊知溫表徙河北虜不樂遷將軍契苾何力為言乃止知溫固請疏十五報卒徙河北自是人得就耕渾斛薩至徙地顧善水草亦忘遷後入朝過州謝曰初徙且怨公今地膏腴眾孽駁更荷公恩皆再拜四遷蘭州刺史党項羌三萬入寇州兵寡眾懼莫知所出知溫披闔不設備羌怪之不敢進俄會將軍權善才率兵至天破其眾善才欲遂窮追取之知溫曰古善戰弗逆奔且谿谷復深草木荒延萬分一有變不可悔善才曰善分降口五百贈知溫辭曰我議公事圖私利邪累遷尚書左丞轉黃門侍郎修國史永隆初以秩卑特詔同門下三品兼脩國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贈幽州大都督謚曰忠子泰之開元時為工部尚書諤之為將作少匠與諤二張功封博陵縣侯實封口二百終少府監兄知悌亦至中書侍郎以載至德郝處俊李敬玄等同賜飛白書曩而知悌敬玄以忠勤見表遷尚書左丞裴行倫之破突厥斬沒孰匄殘落保狼山詔知悌馳往定襄慰將士佐行儉平遺寇有功終戶部尚書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補越王府參軍遷費公與丞尉均取俸民安其
化刻石頌美之擢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嘗覆更訛碑無謬者三遷蘭臺大
夫孝節在東宮與司文郎中賀散司經大夫王真儒並為侍讀得告還鄉里
嘆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即移病去俄拜壽州刺史其治尚又雅行部先
見諸生習經義及政得失既乃錄獄之考耕餉勤墮以為常遷正諫大夫黃
門侍郎儀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太子左庶子是時崔知溫劉景先脩
國史故智周與郝處俊監在久之罷為御史大夫與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懷
太子獄無所同異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槩授右散騎常侍請致仕聽之卒年
八十二贈越州都督諡曰定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
覽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
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之視之工
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未躡高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
顛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
事今之畢降階勞問平生既仲覽卒而濟等益顯智周所善義興蔣子慎
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官不達後且與子慎終達
安尉其子繪往見智周智周乃其子也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生子

列漢晉推進士列為尚書百左丞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百兩
唯取牋一書為書以貽其副云挺之卒列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餘渙終
禮部尚書封汝南公列子鍊渙子銖又有清白名而高氏後無聞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時由進士署第麻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中
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
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等始永淳中真遷中書侍郎執政又明習故
事文辭詔敕多出其手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群臣問所以制
戎正一曰吐蕃曠年棟寇師數出坐費糧貲計則喪威深入則不能得其
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候勿事侵擾須數年之邊力有餘人思戰
一舉可破矣劉齊賢言甫文亮等議亦與正一合帝納之武后專國罷為國
子祭酒出檢校陝州刺史與張楚金元萬頃皆為周祖所誣構殺之籍入其
家妻妾流散文章無存者○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元魏車騎大將軍肅之孫蚤
喪母事父篤孝通書傳仕隋為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即楚之白為詹事
府主簿太宗時豫論選錄勤繇太子舍人進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移病
出為萊州刺史稍遷太子右庶子父事兄弘安俸祿歸之不敢私弘安卒哀
慟過期奉嫂謹甚撫兄子慈均所共會太子廢免官俄拜光州刺史永徽初

入為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於是宰相弘文館學士大學生皆在弘智舉五
孝諸儒更詰辨隨問酬悉古無留語高宗喜曰試為我陳經之要以輔不逮
對曰天子有弟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二百名馬一
四年進國子祭酒仍為學士卒年八十二謚曰宣弘安亦終國子祭酒曾孫
矜舉明經調舞陽王簿吳少誠反以縣歸徙襄城王簿賜牙緋歷襄陽丞客
死柳州官為斂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
旬卜人秦謂為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
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其得實明白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
社北遂歸葬弘安墓次時人哀來章孝皆為出涕云

崔敦禮字安上祖仲方在隋為禮部尚書其先博陵著姓魏末徙為雍州咸
陽人敦禮涉書傳以節義自將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
嘗持節幽州盧江王瑋瑋已舉兵執之脅問朝廷事敦禮不為言太宗壯
之還除左衛郎將賜金幣良馬擢中書舍人四遷兵部侍郎出為靈州都督
召還拜兵部尚書詔監輯回紇鐵勒部姓會薛延陀寇邊與李勣合兵破之
置祁連州處其餘衆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為下所殺詔往綏定立其嗣而
還敦禮通知回夷情偽其少慕蘇武為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

永徽四年拜侍中監脩國史累封固安縣公進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以
久疾自言不任事奉兩宮更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弟餘慶時為定
襄都督府司馬乃使侍疾卒年六十一高宗為舉哀東雲龍門賜布祕器尤
厚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諡曰昭陪葬昭陵餘慶位亦至兵部尚書○
楊弘禮字履莊隋尚書令素弟之子雅與之感不咸表其必亂之感誅父岳
繫長安獄煬帝使赦之比至岳已死高祖即位以素有功于隋詔弘禮襲清
河郡公除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
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
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時宰相悉留定州輔皇
太子唯褚遂良許敬宗弘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遷司農卿為崑丘道
副王撫管破屢寇殺焉耆王降馭支部獲龜茲王闐王凱旋帝崩大臣疾
之下遷涇州刺史永徽初追論其功遷勝州都督改太府卿卒贈蘭州都督
謚曰質弟弘武

弘武少脩謹永徽中累為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東封泰山自荆州司
馬擢司戎少常伯從帝還詔補授吏部五品官遷中書侍郎帝嘗讓曰亦在
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

劉祥道子同壽魏州觀城人父林甫武德時為內史舍人典機密以才稱與
蕭瑄等撰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書吏部侍郎賜爵樂平縣男唐高
宗制十一月選集至春停日薄事叢有司不及研詰林甫建請四時聽選隨
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悉集
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才銓錄咸以為宜論者方隋高孝基祥道少龍爵歷
御史中丞顯慶中遷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既廿職乃釐神敬闕上疏陳六
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
務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均量其有司試判為四等第一付吏部
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坐百官量其雜經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
則官不雜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二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
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
相充補况三一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
選六十一年復年別新加其類寔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為官擇人不聞取
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求微以求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
座席諸生未聞甄異是勤之道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
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百官野番加按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

三考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議
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以去就之官時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焉可得乎請
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以選補
皆取流外月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為取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
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
清其選會中書具杜正倫亦言入流者眾為官人蔽乃詔與祥道參議而執
政憚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他門遂格稍遷司刑太常伯每復大獄必獻
款累歎奏決日為舟不食詔巡察關內道多振冤滯滯王府長史麟德元
年拜右相祥道性審謹居宰相憂畏不自堪數陳老病丐解坐與上官儀善
罷為司禮太常伯高宗封泰山有司請太常卿亞獻光祿卿終獻祥道建言
三代一卿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為常伯屬官封岱大禮
不以入坐用九卿無乃徇古名志實事乎帝可其議以司徒徐王元禮亞
獻祥道終獻禮成進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
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宣
齊賢罷爵縣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將軍史興
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鷄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鷄人邪卿安得以此待

之累遷黃明侍郎脩國史永淳元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后時代裴炎
為侍中裴炎不反后怒立遷普州刺史道賤吉州長史永昌中為酷吏所陷
繫州獄自經死沒其家建中三年贈太子太保齊賢三世至兩省侍郎與裴炎
父應道吏部郎中從父弟令植禮部侍郎凡八人前後歷吏部郎中貞外世
以為罕

令植孫從一擢進士宏詞第調渭南尉雅為常衮盧杞所厚為授監察御史
史普王討李希列表為元帥判官德宗居奉天超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從幸梁州改中書侍郎帝遇之善然無它材能容身遠罪而已貞元
初以疾自乞罷為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傅

李敬玄亳州誰人該覽群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置拜召入崇賢
館侍讀假中秘書讀之為人峻整然造請不憚寒暑許敬宗頗為延之歷西
臺舍人弘文館學士遷右肅機檢校太子右中護拜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
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貞外郎張仁禕有敏才敬玄委以曹事仁禕為造
此府狀式銓簿針鍵周密病心太勞死敬玄因其法衡綜有序目永徽後
貞元多推敬玄并職有能辨性溫記雖官萬員遇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
者以訓書判參拜及殿累本末無少終天下伏其明杭州參軍徐太玄及其

俗流黃以賊抵死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溥其罪惠得不死大
坐免官十年敬玄兼知之擢為鄭州司功參軍後至秘書少監中書門下
行用其鑿故率若此咸亨二年轉中書侍郎又改吏部兼太子右庶子同中
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進吏部尚書居選部久之多附嚮凡三舉皆由東舊
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家高宗知之不以為善也儀鳳元
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劉仁軌西討吐蕃有所建議敬玄數持異曰具有隙
因奏河西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辭以非將帥才且仁軌逞憾故論臣以不
能帝狀之因曰仁軌若須朕朕且行卿安得辭乃拜洮河道大校管兼鎮撫
大吏檢校鄯州都督統兵十八萬代仁軌與吐蕃將論欽陵戰青海使劉審
禮為先鋒屢屢勇勦玄按軍自如審禮戰歿尚書鳳凰不進乃頓承風頌又阻溝
洫莫能前賊者高壓其營偏將黑齒常之率死士夜擊賊敬玄始得至鄯州
又戰涅川遂大敗數稱疾求罷歸許之既入見不引謝即還府視事常察實
不病貶衡州刺史久之遷揚州長史卒官贈兗州都督諡曰又憲撰次禮論
及它書數十百篇二子思冲守一思冲補龍初歷三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
從節敗太子誅武三思見殺籍其家守一即令將紳別傳敬玄
弟元素為武德公刺史李文暉橫詞民黃金造常滿尊以獻官爵無敢諫元

素固爭文疎為少損更以私財助之延載初繇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武懿宗所構與蔡連輝等同誅神龍中追洗其辜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姿兒魁秀有幹略隋大業末從裴仁基討淮賊手劔賊首傳行在後歸李密密分麾下兵使守懷州密降俱入朝授左武侯將軍封滕縣公詔將兵擊劉武周因判并州擢官符司馬裴寂失律齊王元吉棄州循德威擢留府事賊薄城民皆叛附賊遂為武周所獲使率大部徇地涪州得自拔歸盡上賊中虛實高祖嘉納授彭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平洛陽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歷大理卿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人為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寤密冬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後遷刑部尚書檢校雍州別駕詔至齊州授齊王祐獄遂子道聞祐反入據濟州詔德威就發河南兵經略之會母喪免既除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官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襄陪葬高陵德威於閨門友睦為人寬平生所得奉祿以分宗親無留藏子審禮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禮尚少曰鄉里負

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母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亦曰兒孝通幽顯吾顧念疾軛問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父喪免以葬徒跣血流行路嗔服除富龍許讓其弟不聽見父執必感泗滂定事繼母尤謹與弟延景為閨友得祿多資負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再從甘同居合二百口內外無間言漢工部尚書檢校左衛大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副中書令李敬玄討之遇虜青海上與戰敬玄逗撓不前審禮敗為虜執其子尚乘直長始庶及延景詣闕待罪請入賊以贖有詔審禮徇忠以沒非有罪宜各還職特詔給庶弟易從省之既至而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審禮贈工部尚書諡曰僖
延景字冬日終陝州刺史睿宗初以父追贈尚書右僕射陪葬乾陵易從累遷彭城長史任城縣男永昌中為酷吏周興誣構生死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為長史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號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寃之
子昇年十餘歲流嶺表六道使誅流人昇以信愛為首領所庇免後易從溫北歸洛景雲中特授右武衛騎曹參軍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能文善草隸

審禮從弟延嗣為潤州司馬徐敬業攻潤州延嗣與刺史固守俄而城陷敬業邀以降延嗣曰吾世家恩令城不守所資多矣誰能苟生為宗族羞敬業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溫救止繫江都獄敬業敗錄忠當叙以裴炎近親裁遷梓州長史轉汾州刺史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孫處約始名道茂汝州郟城人貞觀中為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帝得其書泣嘆之擢中書舍人高宗即位令杜正倫請增舍人自帝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止不除以論譏勞數賜段物再遷司禮少常伯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為少司成以老致仕卒子佺延和初為羽林將軍幽州都督率兵十二萬討奚李大酺分三屯以副將李楷洛周以梯領之次於碣楷洛與大酺戰不勝壯校多沒佺氣褻乃給言天子詔我招慰奚楷洛違詔妄戰當斬遣人謝大酺大酺曰審爾願出天子賜明不欺佺擊聚軍中幣萬餘匹悉袍帶并與之大酺知佺詐好語勸引還而佺部伍離沮奚逼之大敗死者數萬佺以梯同見獲送默啜所殺之

邢文偉將州全椒人與歷陽向子貢壽春裴懷貴俱以博學聞咸亨中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宮臣文偉即減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冒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料英俊自朕子至

司諫舍人學士侍讀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比者不甚廷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緣發揮天資使潛哲文明哉今史既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答曰勿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閑將衛耽誦致勞比苦風虛奉陛下恩旨不許彊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闕坐朝垂發學緒觀尋求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彌諧渠能進此藥石文偉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高宗謂侍臣曰文偉切諫吾兒此直臣也遂授之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為內史右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刻石稷以配天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尔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摠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曰矣文偉不得對后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鐘期聽之知意在山水是不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邪文偉曰聖之作樂平人心變風俗末世樂壞則為之所移后喜賜帛宗秦客以姦賊抵罪文偉坐所善貶珍州刺史會它使者至文偉內悸自經死

高子貢善太史書與朱敬則善擢明經歷秘書省正字弘文館直學士不仕志因棄官去徐敬業起兵弟敬猷統兵五千逼和州子貢率鄉人數百拒賊引去以功擢朝散大夫為成均助教東莞公融嘗為和州刺史從子貢

業及融謀舉兵黃公譏見子貢推為謀主書疏往返因結諸王內應謀
泄坐死

列傳第三十一

傅呂陳列傳第三十二

唐書一百七

宋 祁 奉

效

撰

傅并相州郡入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并今茲熒惑入并果若
何對曰東井黃道所由熒惑之舍鳥足怪邪若入地上并乃為災諒怒俄及
敗非以對免徙扶風高祖為扶風太守禮之及即位拜太史丞會令庶儉以
父質占候忤煬帝死徵其事取以術官薦并自代并遷令與儉同列數排毀
之儉不為恨於是人多儉仁罪并遽具心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非謂承亂
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公禹也行
舜政周弗龍湯禮易稱已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
違天告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共叛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
律令一用隋舊且懲佛羨者以冷齋傷弓之鳥驚曲木况天下久苦隋暴
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
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
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
刑衛鞅為秦制法增繫顛抽脅鑊身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
不監是時大僕卿張道原建言官由且簿繁總易欺請減之以鈐吏致公卿

舉不為然亦獨異之為眾沮訛不得行武德七月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斯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士余其徒矯託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書曰准辟作福准辟作威准辟王食臣有作福作威王食言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葦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祿襄充足為戒昔襄妣一女營惑幽王能亡其國況今僧尼十萬刻繒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眾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旣邪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嬪陽譏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詔議有司唯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亦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言察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瓜曰地獄正為是入設矣帝善弈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初九年太白躔秦分奏秦主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即位召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毋

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測拒佛法奈何亦曰佛西胡黠人爾其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熾兒幼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宮國家以無補百姓也帝美之自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亦病不嘗問醫忽酣醉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語曰傳非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乎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慎勿為吾死當俾葬非雖善數然嘗自言其學不可以傳又注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為高識篇武德時所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詔非云

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其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書令溫彥博白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按輒究其妙待中主珪魏徵盛稱才制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即召才直弘文館參論樂事帝嘗覽周武帝三局象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召問允恭少通其略老乃忘試問才退一昔即解其圖以聞允恭託其舊與才正同由是知名擢累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為淺惡世益拘異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可用者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詎推處其驗術諸家共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

良下為六十一箇是也。又且比下子行式無三十一。亦取氏字。司馬曰。石或
易曉也。故列其三篇。上宅篇曰。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
室。蓋取諸大壯。殷周時有卜擇之文。詩稱相其陰陽。書上洛。食近世乃有五
姓。謂宮也。周也。角也。徵也。羽也。以為天下萬物悉配屬之。以處吉凶。然言皆
不類。如張王為高。武庚為羽。是以音相諧。附至柳為宮。趙為角。則又不然。其
間一姓而兩屬。復姓數字不得所歸。是直野人巫師說爾。按堪輿經。黃帝對
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漢多。然管蔡。則霍魯。
衛毛。聃卽。雖曹滕。畢原。鄧郁。本之姬姓。孔殷。宋華。向蕭。是皇甫。本之子姓。至
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臣為配官。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為水姓。齊鄭
宋為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官商角徵羽。司管
攝也。祿命篇曰。漢宋忠賈誼。司馬季吉。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挽人心。矯
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
推索本原因。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
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尊與善人。天人之交。如影響。有夏多罪。天
命訖絕。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
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
不共。河。冠。蜀。即。炎。火。不盡。災。危。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天

壽異科。曹祖公六年七月子同。主是為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
祿空。一據法。應窮。窮。又。觸。句。絞。六。言。借。驛。馬。身。尅。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
生。高。病。細。法。曰。為。人。尅。弱。經。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曷。足。而。長。兮。美。目。揚。
兮。巧。攬。險。兮。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
八年。始。皇。帝。主。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借。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
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為。絕。無。始。有。終。
老。而。去。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
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亡。武。
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
月。是。歲。丁。未。為。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
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
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
今。皆。六。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
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主。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劬。瘁。皆。公。逆。幾。
失。宗。祿。五。不。驗。葬。篇。曰。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
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

宅北而安厝之以是為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貿遷不可知石泉頽
齧不可常是其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墳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于
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為妨禁以售其術附妄憑妖至其書乃有
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
月士庶人逾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為赴弔遠近之期量事制法
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
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壬戌于襄事君子善之禮下先遠日
者自末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已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
葬不擇日二也禮周尚赤大事用且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
大事者何哀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尚而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
葬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即平且而塋不壞其室即日中
而塋子產不然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塋恐父勞諸侯大夫來
會葬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
舍人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丈
與禮乖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謂聖人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官之貴者致也年壽脩促子姓蕃

衍葬可招也夫日慎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臧孫有後于魯
不聞葬得吉也若教絕祀於荆不聞葬得凶也此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
法皆據五姓為之古之葬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
處諸城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為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絕趙後與六國
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孝子文
為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家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
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為葬巫所欺忘擗踊荼
毒以期徵幸於是相坐隴希官爵擇日時規射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一
謂同屬不得臨塋吉服避送其親詭數禮俗不可以法七也帝又詔造方域
圖及教飛騎戰陣圖屢稱指擢太常丞麟德中以太子司更大夫卒生平豫
修書及著述甚多子方毅七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東帛長為
右衛監曹參軍母喪以毀卒布車從母葬通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七芻芎祭
略隅世共哀之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當齊時兄弟說其樂
梁武帝命為郡司馬父元劭世高貴歲飢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又林
郎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大博自如它日入鄉校感悔即痛脩

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柱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之昂盛言東都
勝壘可營山陵上書曰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何為固而天下服者以
北假胡苑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羈利策橫制
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吐蕃西老千里曠穰北丁十五乘塞歲
日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饑百姓荐飢薄河而右推
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臈耗
之餘幾不沉命然流亡未還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
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
役率癯弊之衆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鑿山鑿石驅以就功必作
無時何望有秋彫吐遺唯再罹艱者有不堪其困則逸為盜賊揭挺叫噉可
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葬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
耶示無外也用平主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廟並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
故遺示存去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高邱右眄汝海祝融大昊之故
墟工馬園陵之美海河以加且太原唐距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
而不顧僅鼠竊何益而陝郊東苑虎牢取敷倉一採粟陛下何與渴之武后
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拜臺正字垂拱初

詔問群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大學即上言臣聞之於
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
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之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
正先王以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群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
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顛頊唐虞不敢荒寧其事曰百
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
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
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虐暴虐詭譎天地川冢沸崩人
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為虐為瘵顧不哀哉近隋煬
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
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為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
師之誥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合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
和此伏羲氏所以為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
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
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為也昔黃帝人宮有雉總期堯衢室夏室皆所以調

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為唐虞禹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廼月孟春乘鸞故駕鸞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陽左个負斧扆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垂之巫鬼淫祀營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甚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聖皇崇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予以得賢臣焉夫文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未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奈何為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曾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云聖上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入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群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女母者然後以為使故軒轅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

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肯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命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選有威重風範為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信之意以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入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曰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厚以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小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捕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以用人則天下驚然相謗矣狃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親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沂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因水旱或頓兵歿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戎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兄弟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負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脩一德去刑罰勸

元良台食易也... 農桑以息疲民... 名發金山道十姓... 不奉命擅破回紇... 順疑一則亂今阻... 懷不自安鳥駭... 紇已破既無可言... 城權置安... 歸者已千餘帳... 蕃落不免... 日不加救... 救其死安得... 求可量是則誘使亂... 誨之盜也... 美狄代有雄桀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

尤可嗟痛... 州之命係于甘州矣... 甘州積聚萬計... 則天兵所臨... 山由雅州... 誅者二十餘年... 劉番禮舉十八萬... 驅疲去龍不可幸... 吐蕃... 為賊... 驗... 夫事有求利而但害者昔蜀與

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支陵蜀使使五丁力士棧襄斜觀通谷迎秦之饋
秦關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番愛蜀富思益之矣徒以隋陸陸絕類
不得裝今撤山羌開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應也遺
四險也蜀為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富粟多兵足而下可濟中國今
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美地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
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險也今開蜀險復蜀人險開
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毒害在其中矣異時若以李崇
貞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為盛重師輒轉餉以備之不三年也蜀大困不見
一賊而崇直姦賊已鉅方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為資也蜀士
二辱將不知六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四戎不即破滅臣見蜀之邊重且不
守而豈羌夷所共恭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校置于棄嶺茲疏勒天下以為務
仁一務廣務不務殺行大皇事今側負夫之議誅無罪之羌潰王蜀
患此臣所哀謂方山東飢關隴弊生入流三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生
可甲兵與不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復入駭情今復舉興師
投不測小人徒知謀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為天下者計大而計小
務德一不務利據安念危值利忘害陛下審計之然後召見使論為政之

臣等聞之者接上古前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
去屢五以刑為勸賞十自兵八安宗子其大權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因密
非也政之要其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為我驅除以明天誅凶
叛已戒則刑之情故過者罪盡開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為承平設也太平
之世德而無刑之所加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深澤群罪
天下蒙慶咸得日新近日詔獄稍滋鉤相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職大
意以抵慘刻誠且廣置梯之此救法慎司省自誣寬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
人推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而能
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及身則天下之賢
集矣嗚呼者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為固易知固易識天向德行者無
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貪信者快偽知不為愚者諱男不為怯者死
相繼為集不為羣輩獨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政使
力不相和以廉勸貪執又不相售以信質偽勢不相和者尚諱愚者所不聽
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友也賢人未嘗不思効用無其類則難
進是以湮汨平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方有灼然賢行者賜博士爵守祿
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則任今未能者豈貴信任者

不効如裴少劉禕之周忠茂騫味道固蒙刑久其孤可前死以具陛下疑於
信與臣固不共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殆賢人於國猶
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殮國不可以一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聖所知也
至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
臣此下黃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也士不
賞不可勸勇公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其者祿能秩安加非所以去庸勸
行者也願表顯徇勸勉百僚古之賞一人千萬人悅者蓋不啻也公事之
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與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業自有事北
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兵徭役自廣甲日敵禍萬損盜
可利害執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安矣賊于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
緣生宗室子弟皆得重主然臣願陛下更廣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
安則人情不有日明則廷廷懼懼則非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
地世道之有官曹矣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固受命頌以媚悅斥此
言見問政事論亦諱切故奏聞輒能以母喪去官服終推右拾遺子昂多
病居職不樂會重臣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以漁陽前軍敗舉軍
震恐皆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之王安能成敗在此

舉安 忽茲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以勇怯度眾寡以長
攻短此 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坦重兵清甲中
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為前驅劫丹小
宜以其儒者謝 居數日復進計依且怒徙署軍曹子昂
哀動聞者為涕孫令段簡貪暴請其命 昂家人納錢二十萬 簡
賂相送 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故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
年四十三子昂貧褊躁然輕財好施 為朋友與睦餘慶王無競 亦之
唐藏用趙元最厚唐與文章承行度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推正初為
遇詩三十八章王道曰是必為海內之宗乃請交子昂所論有 富世以為
大辟中 京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子光復
趙元子 微相善 以文稱尤終商州刺史子昂 簡甫皆立
無競者字仲列世徙東萊宋太尉弘之遠裔家足財
手成章科調樂城尉遷監察御史改復中會朝宰相宗楚客揚再立
偶言無競揚揚曰朝禮尚敬公等大臣不宜慢常典楚客怒從無競太子舍
又由世初詆權幸出為蘇州司馬 易之等 坐常不往 家矯制

卷之

胡元者字貞固，向間人祖拔號通儒，在時與同郡劉焯俱。吳京師補。焯
及徙，只汲元少負志略，好論辨，來游維。士爭慕焯，向所以謝皆繼。焯
方拜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到職，非公言不言。理琴
傷位，口才卒生，口十九其友魏元忠，元忠就宋之，在維等。先

生
贊曰：子昂以武后時明堂大學其言，高殊可怪。笑后竊戚，不笑。宗工
省，退長君，不與之權。子昂乃以二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信不用，可謂薦
主，辟主於房，以脂澤于漫之也。鼓，不見泰山，善者不聞震，丸鳥之下
升龍，龍鼓。

列傳三十一

